



裴丽生 与“两弹一星”往事(上)

史海钩沉

朱瑞炮校文工团

今天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是由2016年1月军队改革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舞团演变而来的。说起原总政歌舞团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朱瑞炮兵学校文工团。

1946年初,朱瑞在原延安炮校宣传队怒吼剧社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炮校文工团。不久,炮兵学校进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文工团又吸收了牡丹江军区文工团、牡丹江市文工团的新成员,队伍进一步扩大,达到100多人。朱瑞要求炮校文工团文艺人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直面火热的生活,为提高炮兵战斗力服务。文工团创作并演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艺作品,如《东北民主联军之歌》《人民炮兵上战场》《辽沈战役组歌》等,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部队官兵尤其是炮兵部队的战斗精神。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成立炮兵司令部,与炮兵学校首脑机关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朱瑞任司令员兼校长,炮校文工团同时也是炮兵文工团,1948年1月改称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文工团;同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文工团。

新中国成立后,四野炮兵的老领导萧华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抓全军宣传文化工作,他把四野特种兵文工团全部划到了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1954年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51年3月,四野特种兵文工团与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和装甲兵文工团共同组成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1953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歌舞团,原炮兵文工团的人员仍是主体力量。(《洛阳晚报》)

生活史

古人喜吃桃花食品

作为桃树的故乡,中国栽培桃树的历史悠久。诗经的《国风·魏风·园有桃》中有“园有桃,其实之肴”之说;《大雅·抑》中也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便是“投桃报李”的由来。汉代上林苑的无数名异树中就有十余种桃,正如唐代李峤在诗《桃》中写道:“还欣上林苑,千岁奉君王”。唐宋年间,各地植桃更为普遍,例如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便在庭院中亲手栽种了许多桃树,写下了“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的诗句。

桃花不仅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还曾被制成桃花糕、桃花丸、桃花茶等食品,具有疏通经络、滋润皮肤等药用价值。汉朝末年的《名医别录》记载桃花“味苦、平、主除水气、利大小便,下三虫”。古人对美容价值的认识很是久远,古代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就提到桃花具有“令人好颜色”的功效,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也记载着“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唐末至五代初期时的农书《四时纂要》中写道:“是月三日,取桃花片收之,至七月七日,取乌鸡血和,涂面及身,光白如玉。”

正因桃花的药用价值极高,古时人们喜用鲜花入药,制成佳酿,形成了“吃桃花酒”这一历史悠久的习俗。关于桃花酿的典籍记载甚多,例如《千金要方》提及了两种酿制桃花酒的方法,一是“以酒渍桃花服之,好颜色,治百病”;二是“三月三日收桃花,取一斗一升,并华水三斗,曲六升,米六斗炊之,一时酿熟,去糟,酒服一升,日三服”,称其可治腰脊苦痛。(《北京晚报》)



▲裴丽生同志

太空,再次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大关注。中科院专门组织星际航行座谈会,确定每次由一位专家讲一个专题,钱学森、赵九章等知名科学家都先后主讲。每次中心发言后,裴丽生都请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得到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和建议,为后来的卫星工程顺利上马提供了技术储备。这样的讲座,3年间共举办了12次,均由裴丽生主持。系列性的星际座谈会,把裴丽生与相关科学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1年5月6日,中央专委第12次会议根据国防科委的报告,决定将人造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由中科院为卫星总体技术抓总单位,卫星本体也由中科院负责研制,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地面测控由中科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在裴丽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及时报送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讨论并批准这个建议。中科院确定仍由裴丽生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1963年,中科院星际航行委员会成立,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领导,为我国航天事业早期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64年8月17日,中科院成立以裴丽生为组长,谷羽、杨刚毅、赵九章为副组长的卫星工

作领导小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卫星研制的各项工作。

由于研制人造卫星工作在国内是首创,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借鉴,它所涉及的行业和技术,其广泛和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为集思广益,讨论方案,国防科委委托中科院组织并主持卫星论证会。从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裴丽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四机部、七机部、邮电部、总参、陆军、海军、空军、通信兵部、发射基地等部门120多名专家参加的人造卫星论证会,对人造卫星的技术方案、进度计划、保证条件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协调。

研讨大会结束后,在裴丽生的主持和推动下,中科院迅速落实相关工作。一是于1965年12月7日至30日,召开中科院人造卫星第一次会议,具体落实了各所、厂承担的研制任务,明确了工作进度和技术负责制;二是于1966年1月25日正式成立卫星设计院(651设计院),赵九章为院长,杨刚毅为书记;三是1966年5月10日至25日,又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论证会议,确定了卫星系列的研制重点和排队次序为侦察测地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载人飞船和导航卫星;四是同期安排空间技术预研课题170多项。这对后来的卫星上天及空间技术探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年2月,国家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中科院新技术局“651”设计院及原承担卫星研制的研究所、厂及设备全建制划转过去。在原中科院工作的基础上,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上天。裴丽生晚年曾回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实际上是将科学院已做的工作刚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科学院各单位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1968年,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和队伍交给了国防科委。作为卫星总装厂的科学仪器厂,也交到了国防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卫星设计院也交出去了,不管交到哪里,都还在咱们国家,能为科学事业和国防现代化事业继续贡献就好。由此可以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广阔胸怀,也可以看到裴丽生对卫星研制工作难以忘怀的情结。(《党史文汇》)

文史考辨

最早传入我国的非洲棉

在棉花没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衣服”的主要原材料,富贵者是用丝,平民百姓则以麻、葛为主。在我国南方的亚热带地区,也有用木棉纺纱织布的传统。

木棉,是一种比锦葵科的棉花高大得多的落叶乔木。木棉开花结桃后,也有像棉花一样包着种子的絮状纤维,但是纤维比较短,又缺乏韧性,一般认为不合作纺织原料,只能作枕头、被子的填充物。不过很多农史专家认为,在历史上木棉纤维也曾被手工织成布,比如西双版纳的傣族同胞,就曾用木棉织成锦,史书上称为“桐锦”。有趣的是,古书中经常出现

的“木棉”一词,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棉花”,而且一开始指的是最早传入我国的非洲棉。

非洲棉原产于热带非洲,种植历史很久远。考古学家在距今4000年前的埃及法老墓中发现了盛有棉籽的器皿以及木乃伊身上缠绕的棉布彩带。非洲棉大约于公元3世纪前后传入我国新疆。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高昌时期的墓葬里,除发掘到一些棉织品外,还发现了一张北魏和平元年的借贷棉布的契约。契约讲到,一次借贷棉布60匹,可见当时的高昌棉布已在市场上流通。新疆民丰县大沙漠里的东汉古墓中发掘出大批棉

织物,在吐鲁番晋墓中发现有着精致几何图案的棉织品和穿布衣布裤的人俑,还有炭化棉籽,经鉴定为非洲棉。元代《马可·波罗行纪》中说,喀城植棉很多,以生产棉织而驰名;叶尔羌人民庶饶,棉产甚丰;和阗家给户足,棉产特丰,会织兰红相间的条纹布等。

非洲棉可能在唐朝时已经通过河西走廊传到黄河流域了。晚唐韩鄂著《四时纂要》三月篇第74条有“种木棉花”一节,是我国最早记载棉花种植的农书,所述的是唐朝渭河和黄河下游的植棉技术。这里所说的“木棉”,应该就是从西路经新疆传到内地的非洲棉。(《扬子晚报》)